

草木有情

翠影婆娑话绿萝

□陈 军

绿萝，是我喜欢的植物。

全身绿油油，椭圆略带尖角的心形叶子一丛丛、一排排向上生长，它没有牡丹娇艳，也没有茉莉芳香，它四季常青、绿意盎然，我喜欢这永恒的自然色调，亦喜欢这葱茏的生命姿态。

“绿萝无冬春，彩云竟朝夕”，家有一盆绿萝，就像多了一位安静的“室友”，它无声地陪伴，悄然改变着我的生活。清晨，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翡翠般的叶片上，露珠在叶尖滚动，折射出晶莹的光亮，瞬间驱散了睡眼蒙眬的困倦，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通透与日子的美好。绿萝属于“低维护”植物，对环境要求不高，适合忙碌的工薪阶层人群，我家就种植了好几盆绿萝来装点书房与画室。

绿萝的茎柔软细长，叶片呈心形，大小不一，新叶娇嫩如婴儿的皮肤光滑透亮，老叶厚实、层层叠叠、左右生长，充满层次感，种植多年后其茎蔓自然垂落于花盆边缘，如青衣少女，潇洒飘逸，又似飞天侠客，青罗翠袖，顾盼生姿，仿佛形成一条条绿色的“飞瀑彩带”，倩影婆娑

自上而下从眼前奔腾而来，可谓是“绿萝长新蔓，裹裹垂坐隅”；绿萝也可缠绕支架向上生长，塑造出独特的艺术造型，如果主人手工精妙，还能制出“清香断处接苍鸾，绿萝攀树登高峰”的山水画意境；绿萝还是空气净化能手，它能吸收室内的甲醛、苯等有害气体，为家人营造健康的生活空间。看着绿萝叶片一天天长大，茎蔓不断延伸，新叶陆续冒出，心中便会涌起满满的成就感，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一场生命的成长。偶尔忘记浇水，看到叶片微微发蔫，便会心生愧疚，怜爱之心油然而生。赶紧补水照料，第二天它又容光焕发、神采依旧。这个过程也让自己学会了细心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绿萝还拥有随遇而安的性格和富有向上的生命张力，即使是剪上一枝插放在水中，它也能生长、焕发生机，它不仅易养，更以其蓬勃的状态为生活增添了许多温柔的色彩与精神体验。因此，它也是文人墨客居家绿植点缀环境的首选。

绿萝的生命力非常顽强，我的办公室就有一盆栽植多年的绿萝盆景，它摆放在茶几边上。每天走近它看到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翠色焕发耀眼的神采，舒展向上。藤蔓哪怕只是每天生长一点点，也给充满书香气的环境带来一抹绿和一点趣；每天注目电脑许久，目光偶然落在那一片翠色上，紧绷的视觉神经便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伸手触摸叶片，细腻触感仿佛抚平人至中年内心的沧桑，给人一点灵感、一些坦荡，让人重新找回专注与平静。

去年的一天，下班忘了关窗，一只“不速之客”闯了进来，把办公室唯一的生命绿植“啃”个精光，只剩深埋在泥土下方的根茎和几枝欲将破土而出的茎芽。望着一片狼藉，愤怒与郁闷难以言表，面对眼前无法挽回的一幕，心生怜爱，不能让这绿色“精灵”就此枯萎的意念瞬间涌起，我们合力将整个大花盆移到办公室外边的楼道边上，大家就像呵护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这里有阳光、有露水，有同事们每天对它的关心与照料，即使是在寒冷与炎热的假期，也会不定期地去给它浇水修剪。自然界的生命总是顽强的，你不放弃它，它也会给你温柔的回报，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冬去春来，眼前的绿萝，非但没有失去生命，反而重获新生，爱心形的叶片愈加舒展，顺着藤蔓顽强生长，仿佛印证了诗句“辛勤补绿萝，仅可待风雨”，也给人以生活启示！

“绿萝剪作三春柳，红锦裁成二月花”，绿萝虽然没有花朵般娇艳夺目，但它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它总是那么安静地生长着，给人带来一种宁静和安心；它就像是我们生活中一位默默陪伴的知己，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却能给你如春风般温暖；它用蓬勃的生命和清新绿意给普通百姓家居增添了诗意，让我们平凡生活与单调日子也变得生动起来……

品茗论茶

茶禅一味天心寺

□黄贤庚

天下寺院众多，与茶紧密相邻者鲜见，而天心寺当属其一也。

天心寺是当地人对它的简称，它全名是天心永乐禅寺。不但是武夷山中第一古刹，而且是全国践行茶禅一味的知名禅寺。

天心永乐禅寺始建年代已无从可考。初建时因其位于武夷山之中心而得名山心庵。明嘉靖七年（1528）道士韩洞虚重建，改名天心庵，清康熙年间（1662-1722）高僧铁华上人的弟子果因和尚重光这一名构，改称天心永乐禅寺，光绪二十六（1900）福州鼓山德容和尚临此任主持后，大兴土木，广增佛殿、僧舍、斋堂等设施，并辟地种茶、兴建茶厂，制作茶叶，以供佛、自修、待客、销售。是时僧人多达百余，香火兴旺，诵经之声绕梁，晨钟暮鼓传山间峡谷，信徒香客络绎不绝，名声远播，盛况空前，故享“华胥八小名山”之誉。

几十年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佛事活动受止，僧人大多还俗，禅寺被改作村部、学校、农民住家。随之佛殿、经堂逐渐破败，禅寺气息荡然无存。

欣逢国家改革开放，1989年该寺得以落实宗教政策而开放。村部、学校、农民逐步外迁，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分对其进行维修、保护。继之有心于此寺的泽道师入任住持，在有关部门和高僧、信徒的鼎力支持下，进行重新规划，决计修复古刹、兴建新寺。首先是开通了由大坑口直达禅寺的公路，解决了建筑材料的运输，方便了香客游人的行走。继之在毗邻古刹之南拓荒夷地，先后建起大雄宝殿、僧舍、斋堂、天王殿、观音殿、宝塔、山门等，可谓“七堂”俱全。且新旧建筑因地巧布，错落有致。雾日雨天，岚烟缥缈，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寺的南边有大坑口（含九龙窠）、北边有牛栏坑（含倒水坑）如护城河谷；寺后有山心、二虎、五象峰岩，似靠背宝座。近观远望，令人肃然起敬。

天心永乐禅寺，不但是华夏知名寺院，而且与岩茶渊源极其密切。古时武夷山中的寺观大都以茶为产，天心禅寺则更为典型。据1940年调查，总产已达

1260斤，系岩上诸厂之冠，驰名中外的九龙窠大红袍为其所有，无限荣耀，且为寺获得厚利。寺中的茶厂，有手工制茶的做青间、炒揉间、烘焙间等一应俱全，还建有一座待客品茗的雅致“洋楼”。明末清初，一批闽南籍僧人择武夷山寺庙遁迹修行。著名僧人释超全常入天心禅寺，亲历茶事，吟就《武夷茶歌》，首次写下“岩茶亦渐生”之岩茶品类，虽然所写的“岩茶”制作方法和茶品特征与其后的有较大差异，但已显露出“岩茶”端倪。不久他又作《安溪茶歌》中有“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点出了岩茶，即后所说的乌龙茶制作“炒焙”工艺的关键程序，功莫大焉。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15岁在天心永乐禅寺受戒、充当方丈侍者的莲枝师傅，曾有幸随方丈去九龙窠采摘母树大红袍，据其追忆出行时敲钟击鼓，全寺僧人送行，采前供果、点香、燃炮、诵祭文等，很隆重。2003年初夏，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采访他时很是满意。尔后笔者专门和他详谈，写了篇《采过“茶王”的释莲枝》，收入我的《武夷茶说》书中。莲枝师已圆寂多年，其音容笑貌犹存，他的这段经历已成了珍贵武夷山禅茶文化。

那时天心禅寺的僧人，虽然身体力行，参与管山做茶，以茶为产，以茶礼佛，以茶解困，以茶养身，但是没听到“禅参”“茶禅一味”之说。

重新开放后的天心永乐禅寺，既重视寺院的兴建修复，也十分留心添业置产，拥有茶地70余亩，几乎围绕全寺。尔后又将老茶厂进行改建，安装有综合做青机16台，以及采茶机、杀青机、揉捻机、烘干机、风选机等，一应俱全，以适应机械化生产之需。

有了茶地，习茶便有了平台。经过佛学院学习的泽道师，把“农禅一味”作为必修之课，时而带领僧人们挖山、锄草，观摩历练采摘、制作技术。并以茶礼佛，以茶参禅，以茶解困、以茶待客。茶文化学者认为这种茶即是“禅茶”，随着时间推移，僧家们对禅

和茶关系有了升华。泽道师认为：禅的本意是静虑、修心、觉悟，属于精神层面的，僧家通过诵经、打坐、面壁、闭关来思虑道理，提高自身修为；而岩茶本为一特殊植物，其嫩叶通过人工制作，成为饮品，其具益思、静心、明目、提神、保健之效。其性温不伤胃，可久喝；味正幽远，益静思。非常有助参禅。反之，禅的静虑，也有助于做茶；如做茶时心要静，神要清，人要勤，茶青不同，天气不同，方法则不同；青叶发生变化，手法也随之要进行调整。我揣测，二者互为，“茶禅一味”大概是这样形成的吧？

天心禅寺还利用寺院位于国家风景名胜区之中心、岩茶的优越条件，每年都要举办几场茶事活动，如岩茶开采仪式、品茗鉴茶会等。自2017年以来，每年11月28日都举办大型禅茶会，已历十六届，时全国各地和港台以及一些国家的高僧、学者应邀毕至，信徒、茶友闻讯接踵而来，盛况空前。会间举行祈求平安会、禅茶论坛会等。受到中国领导人与外国元首进行茶叙的启迪，2024年禅茶会间还举办“一山一水一片叶，一带一路一壶茶”主题讲座，进一步提升了禅茶会内涵。

天心永乐禅寺，习研茶文化的好去处。

默

□晓 寒

雨停了。毛茸茸的月亮偷偷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只是还没站稳脚跟还没有清人间的模样就又被拖了回去黑黢黢的夜空就那么空空荡荡的静静悄悄地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什么也不必发生

蓬勃生长(水彩)
蒋建珍 作



生活走笔

鱼腥草茶

□李鸿宇

我喝过滋味最难忘的茶，是用鱼腥草制成的土茶。它的苦涩带有一种淡淡的甘甜，也有一种浓浓的回忆藏在里面。

前些日子，我忽然发现家后门有十来株鱼腥草长在石凳与水泥地相连接的缝隙里。缝隙里那点空间原本是杂草的领地。在此之前，我还嫌杂草四处蔓延，欲想动手清理。谁知季节交替，鱼腥草竟不请自来，悄无声息“鸠占鹊巢”。

只不过，这突然长出的鱼腥草使我十分疑惑。怎么去年不长，前年不长，偏偏今年长出来了？而且我这十来年从未见过它们的身影……

既然长出来了，就由不得我不想起儿时的一些生活记忆。儿时在农村，一到盛夏，正是鱼腥草泛滥的时候，我总拎着簸箕走在东坑的路边，沿途一路拔取鱼腥草，乐此不疲。并且鱼腥草不怎么扎根，只用手指捏住靠近泥土的那一截，轻轻一拽，带着些许湿气的根茎便顺地从离开了泥土的依托，只留下一小撮凌乱的叶子和一个微小的凹坑。

每每采满簸箕，我便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去。邻居们的夸赞并不会使我心花怒放，但是父母的一句肯定却会让我感到成就感满满。

拔回来的鱼腥草，需用清水一遍遍地淘洗。

洗净的鱼腥草，水淋淋的，根茎显得愈发白净，叶子也恢复了鲜活的翠色，只是那股子独特的气味，经过清水的涤荡，仿佛被唤醒了一般，就似那浓烈的鱼腥味。

鱼腥草制作成土茶，无需繁杂的工艺。母亲那时只是将洗净的鱼腥草摊在簸箕里，置于阳光下蒸发水汽，之后循环往复一段时间，直到原本饱满鲜润的茎叶，一日日地失去光泽，在阳光炙烤下变得干瘪、蜷缩，颜色由青绿转为枯槁的灰褐色，又变得生硬或一触即碎时，这茶，便算是成了。

于是，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我充斥着激动的心情，把家后门那十来株鱼腥草拔了，加之买来的一些鱼腥草，凭借儿时的技艺依葫芦画瓢，开始仿制鱼腥草茶。刚开始的头几日，我仍满怀期待鱼腥草的蜕变。每天回家下意识地去看一看。结果不承想，就在一天后一场说来就来的雨将我的所有热情浇灭。由于，没有及时避雨，淋湿的鱼腥草水分加重，如果连日下雨，鱼腥草就会长霉，长了霉就功亏一篑。

当晚我想了一些补救措施，用拔苗助长的方法，生一炉炭火将其烤干，岂不是解决了实际面临的问题且缩减时间成本。一时计上心头便行动，

等到记起制作鱼腥草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充足日照，才能使其还原最本真的味道，才发觉此方法断不可取。

好在预计的雨随风潜入夜，未影响第二日天公作美。之后三两天的日头，便将鱼腥草晒得足够干燥、结实，叶子蜷缩，茎干一掰就断。当时我麻利地用塑封袋将其装起来，便于后续保存食用。

直到昨夜。一个恬静的夜晚，月色不算明朗，我才猛然间想起鱼腥草茶，想起儿时家里酱黄色陶土大缸泡着，母亲大碗舀着，农村人解渴喝的日常口粮茶。

就这样我独自坐在家后门的石凳上——正是那与水泥地连接，长出鱼腥草的石凳。屋檐下透出的灯光在我脚边投下一圈模糊的昏黄，周遭万籁俱静，只有不知名的小虫在夜的阴影里，试探般地，断断续续地吟唱。

我端起杯子，闻了闻这杯来之不易的鱼腥草茶。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提着簸箕，走在东坑路边的小小身影。那强烈的鱼腥气息仿佛不再只是作用于味蕾，而是成了一种媒介，它穿透了时光的壁垒。

它不是佳茗却胜似佳茗。它使我难忘，使我明白回忆也别有一番滋味。

